

热带文艺丛书

珠联集

——对联创作谈新马作家

淳于汾

东昇出版社 / 热带出版社

热带文艺丛书

珠联集

——对联创作谈新马作家

淳于汾

东昇出版社/热带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适 民
封面设计：翁 翼

珠联集

淳于泊

——对联创作谈新马作家

联合出版：东昇出版社
6001 Beach Road # 02-70
Golden Mile Tower.
Singapore 0719 电话：2911651
热带出版社
6001 Beach Road # 02-69
Golden Mile Tower
Singapore 0719 电话：2961453

发 行：东昇出版社
印 刷：五洲印务私人有限公司
版 次：1989年5月第一版
国际书号：ISBN 981-00-1055-9
定 价：S\$5.20 M\$7.00

序

原甸

我与淳于汾兄属君子之交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劈头就是一句话：“我考验过你。”

当下满头雾水。谈过之后，二人便抚掌大笑。原来那时候我正在编《联合早报》的《文艺城》，淳于汾兄想试探我这老编搞不搞“门户之见”，特地寄来一稿；不想五天后我便把它刊出来了。据他说，这就可以证明老编“气量”云云。当然，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。

不想，他却把我引为可谈心的人了。闲来无事，便通通电话，发发牢骚。但见面次数还是五个手指头点不完。

年初，我接编《联合晚报》的两个副刊：一个是《文艺》，另一个是《龙门阵》；工作比以前更忙了，因此与淳于汾兄的联络更少了。

一天，他来个电话，表示想把为新马两地若干作家所写的对联做个介绍，为文坛留下一些作者史迹轶事的小记录。问我有没有意思刊登？

我编副刊从来主张门开四方、风迎八面，各种稿件，只要稍有意义的，必定接纳。因此也答应了。但是既是君子之交，一定要把话说在前，当下立了两个要求：

第一、文要短；

第二、溢美的话要少。

文要短，主要是考虑篇幅和读者阅读习惯的问题。

溢美的话要少，主要是不希望产生节外生枝的事情。

淳于汾兄表示理解，也表示同意。在这一“君子协定”之下，他便开始为他的联做他的文章了。

他写得快速。每完成一个作者，似乎相隔三、五天，他又可以完成给另一个作者的对联介绍了。这样的速度和这样认真的处理文字，是很令我吃惊的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约莫在五十与六十年代期间，淳于汾是以一个诗人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。尔后便少见他的诗作了。没想到今日此时，他抓管在手，文思竟如此神速：除了要完成某个作者的对联，又要有一篇铺叙性的文字，内熔注释、考证、说明、史迹，甚至语文学等知识于一炉。这样的文章，显然已经不是“新马作家真名及笔名对”这码子简单事了。它实际上还包容了有关作者的若干生平

事迹、取名出典、活动掌故、作风特点等等内容了。因此，我在刊登他第一篇此类文章时附上一小则编者按语，曰：“对联是游戏之作，但又不是游戏之作；对联可以成为游戏之作，但又可以不成成为游戏之作。”因为我已从淳于汾兄的这些文章中，发现在将来人们也许可以从中学考一些文事于一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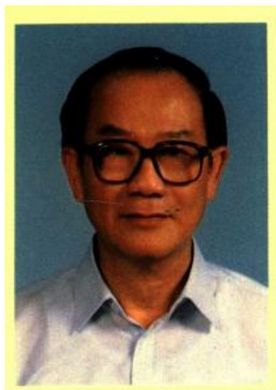
他写得认真。淳于汾兄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学根底，这门知识现在能掌握的人是越来越少了。大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在做起学问来，一定是认真的。淳于汾兄不例外：他为了穷根究底有关作者的取名根缘，一方面翻查辞书文籍，另一方面不厌其烦地穷追猛问，务求“水落石出”。他查《左传》（如写适民时），他查《说文》（如写翕翼时），他查《书经》（如写李汝琳时），他查《诗经》（如写笔者时）。他的认真有时倒令我不胜其烦了：犹记得他在写我的名字为对时，先后打了好几个电话来，一盘三问。说真的，作为当事者有时是很不耐烦的，但这又说明了他一丝不苟的态度了。

对于笔者用开的笔名“原甸”，历来答问者都是以“并无特别意义”推搪开了；由于淳于汾兄的多方“盘查”，迫得自己闭目静思一番，朦胧中似觉得在取此二字为笔名时亦似有某种的联系，因而把下意识的思想活动也向他抖了出来。当然，认真之下必不避细，比如笔

者在香港时间的一些“搵食”能耐，新加坡的朋友们看了也许颇为吃惊，以为笔者是三头六臂的“怪物”；实际上香港人一身兼二三职的人比比皆是，这对我们新加坡人而言有时实在匪夷所思的呢！但这是题外话。

但是，作为一个副刊的编者，对作者们的一些稿件常常会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的。作为一个读者，我是极欣赏淳于汾兄的这些作品的，但作为一个编者，我在处理这些稿件的时候又得挥泪斩马谡了。如前所说，我与淳于汾兄事前有“君子协定”：一要短、二要力去溢美之词。这二点淳于兄是努力做到了。但笔者职业性的挑剔却还常常影响对作者作品的尊重，因此偶而动动刀笔，割去淳于兄所爱，同时也是作为读者的我所爱的段落，虽不太多，但也不太少。我真为这些卤莽的做法而内疚。但我想：淳于兄一定可以原谅我，有关的作者们也一定可以原谅我。

现在，淳于汾兄要把这束文稿收集付梓，篇篇都恢复它们原来的面貌，我耿耿在怀的歉仄之心却因此可以为之一释了。蒙淳于兄看得起，一定要我为序，他是有理由的，因为这系列稿件是刊登在我编的《龙门阵》上，君子相敬不如从命，由是乎便有此文，方家面前，不敢言序。



关于作者

淳于汾，原名黄永恩，祖籍广东番禺，写作生涯开始颇早，是文坛一名老兵，善写诗，他的讽刺诗集《参差集》在70年代初列为《新社丛书》之一。在众多佳评与期许中，他的突然消失，对读者来说，始终是一个谜，当然也是文坛的一大损失。

据他本人说，老兵打不死，非因枪法好，只缘身在火网外；斯人独憔悴，并非不识抬举，只是甘于寂寞。

这些年来，他闭门读书，课生训子之余，其实始终没放弃写作，陆续积存了有相当数量的游记和家书，只是从不发表。

一个诗人和讽刺家如何把他的热情与思想灌输在后辈身上，如何把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和敏锐观察用另一种方式记录下来，这些游记和家书将是最佳的见证。

--李嘉图

关于本书

“在我的印象中，约莫在五十年与六十年代期间，淳于汾是以一个诗人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，尔后便少见他的诗作了。没想到到今日此时，他抓管在手，文思竟如此神速：除了要完成某个作者的对联，又要有一篇铺叙性的文字，内熔注释、考证、说明、史迹，甚至语文学等等知识于一炉。这样的文章，显然已经不是“新马作家真名及笔名对”这码子的事了。它实际上还包容了有关作者的若干生平事迹、取名出典、活动掌故、作风特点等等内容了。……我已从淳于汾兄的这些文章中，发现在将来人们也许可以从中稽考一些文事于一二。”

--原甸

目 录

■	I	序
■	1	长话短说表深情
■	3	李宏贵—李汝琳
■	7	林金拉—林 琼
■	11	黄昌虎—莫 河
■	15	陈龙玉—秦 淮
■	19	钟文灵—田 流
■	23	林明水—孟 沙
■	28	林佑璋—原 甸
■	33	翁诗诚—翁 翼
■	37	黄孟文—孟 毅
■	42	黄盛发—适 民
■	47	游禄辉—游 牧
■	52	游亚皋—菊 凡
■	57	钟文苓—李嘉图
■	63	后记

附录

诗歌

- | | | | |
|---|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| 66 | 煮酒集 | 淳于汾 |
| ■ | 68 | 致一民族 | 适民 |
| ■ | 70 | 困城记 | 孟沙 |
| ■ | 72 | 寂寞的歌人 | 陈龙玉 |
| ■ | 77 | 原甸的胡子（外一首） | 原甸 |

散文

- | | | | |
|---|----|---------|-----|
| ■ | 83 | 三重奏 | 莫河 |
| ■ | 89 | 生日快乐 | 林琼 |
| ■ | 94 | 飘飘夜雪报冬寒 | 陈华淑 |

评论

- | | | | |
|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| 100 | 李流丹版画欣赏
漫画二幅 | 翁翼 |
| ■ | 102 | 杨际光《雨天集》序 | 钟文苓 |

小说

- | | | | |
|---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| 107 | 一位淡薄名利的作家 | 菊凡 |
| ■ | 111 | 官椅 | 黄孟文 |
| ■ | 116 | 玻璃 | 游牧 |
| ■ | 127 | 千门内外 | 田流 |
| ■ | 140 | 怪物 | 李汝琳 |

长话短说表深情

首先，应该感谢《龙门阵》的编者，因为，他愿意将我近两年送给文艺界朋友的对联，公诸同好。

开宗明义，按例破题：“深情”不解而喻，无须画蛇添足，既然是联语，有异于散文，自然“长话短说”。不过，这儿的“长”，包涵了另一意义，就是：褒扬对方的长处或贡献；因此，善颂、善祷，是我力求做到的。学诗不精，纰漏难免；貽笑方家，事所必然。有联为证：

良朋投厚望 永志恩情酬绝句
新岁奉嘉词 淳于汾酒醉人心

按：“淳”，通“醇”，意即浓厚。“汾酒”，中国名酿，出自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。

时逢新岁，在李汝琳师的宝宅，和一班文友谈文论墨的时候，林琮笑着对我说：“理发师只会理别人的发，要他剃自己的头，绝对办不到。相信你写对联也是如此。”

广东人说：“年晚煎堆，人有我有。”我想：古人选贤任政，尚且可以“内举不避亲”，为什么我不能趁佳节良辰，也“自剃其头”呢？于是，草成上面的拙句，表明送对联给人的本意，作为开场白。

李宏贲——李汝琳

宏堂聚耆少 纵谭文翰无汝我
贲业培智愚 精琢石砮化琳琅

李汝琳，原名李宏贲，原籍中国河南省沁阳县，1914年生于书香世家，启蒙于私塾，升上中学后，开始接触新文学，深受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等作家的影响。李先生在高中时起首投稿，也联合同窗、文友创办杂志。修毕高中，到北平攻读大学，1937年，大学毕业。其后从事创作，并历任报刊编辑。1944年9月到印度加尔各答，任《中国周报》及《中国日报》副刊编辑。1947年12月东渡新加坡，受聘于华侨中学，当教务主任。四年后，转任师资训练学院（后易名教育学院）讲师、递升为高级讲师、中文系主任，共十七年。嗣后，

任教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，越三年退休。

李先生以小说鸣世。除小说外，也写新诗和散文，著作甚丰。他的第一本诗集是《惜昨集》（1936年出版）；第一本散文集称《艰险的行程》（1956年出版）；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叫《悔》（1957年出版）；长篇小说有《漩涡》（1962年出版）。

从1958年到1961年，李先生为青年书局主编《新马文艺丛书》，并编辑《新马戏剧丛书》及《南方文丛》。这三套丛书，汇集了从战后到新加坡独立建国二十年间，新、马文坛上大部分知名作家的作品。他这项呕心沥血的编纂工作，在新、马文学史上，可称空前壮举。

据李先生说：“汝琳”是为了纪念他大姐咏琳、二姐汝巽而取的笔名，始用于1956年出版的《再生集》和《艰险的行程》。至于“宏贲”，出自《尚书·盘庚》：“用宏兹贲”。“宏”与“贲”同，于义为大。“贲”也有美意，读“奔”，或读“焚”。“石砭”，为“砭石”倒装，是一种象玉的石块。

武吉智马永康花园中的永康餐室，从十七年前到现在，每天黄昏，风雨不改的，总有一班老、中、青作家及酷好风雅的乐龄人士，不期而至地在那儿聚会。席上，大伙儿不分彼此、天南地北地畅谈文事。初时，只有李

汝琳和几位同住在永康花园的文人，经常在该餐室茶叙。每次李先生都先把十块钱交给餐室主人，任由与会的朋友吃喝，事后才结账。后来，因为大家争着做东，经过君子协定，议决每周按日由五人分担：除李先生和孙志敏各出两天茶资外，其余三天分别由曾采、王文良、岑文锦负责。有时候，文友莫河、林琼、洪生、垂仰等也会带点心来让大家分享。除了上述各位，先后加入雅集的，还有李健、烈浦、陈龙玉、孟毅、陈华淑、孙爱玲、秦林、邢致中、寒川、范北岭、方然、黎声、王振春、马田，以及著名的漫画家翁翼。中国作家王春煜、王振科、徐颖果；大马作协主席——名诗人孟沙；还有与笔者缘悭一面的印尼作家柔密欧·郑、北雁，也曾参与其会。至于原甸，记忆中也见过一两次。真可谓：近悦远来、猗欤盛哉！

高龄七十五的李先生，明白“积土成山，汇流成海”的道理，从不树立门户、排斥异己；也不倚老卖老、自高身价，所以成了众人敬仰的中心人物。农历新年前，李先生曾入医院割治眼障，前后十数天。在这段日子，傍晚时分，永康餐室冷冷清清、门可罗雀。他的号召力，由此可见。

教育是千秋大业。李宏贲先生执教多年，所艺桃李，遍布文、教、政、经各界。林琼和我，都是他在师训学

院任教时的文科班学生。他向我们介绍的《汉语辞典》，使我在教学上克服了华语发音的种种难题，实在获益不浅。